**我想为你写封信**

作者：陈秋文

记得在一间逼仄破败的宿舍里，有一个人对着我拿出的纸笔十分讶异，写信？你还在写信？然后哂到，你简直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五十年代。

我想，他一定是没收到过信的，因为不写信的人是要非常幸运才能收到信的，而在宛如废弃的屋子里动辄躺上一白天的人，对自己的运气肯定有更好的安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写信，所以我便有写信的朋友，所以我也收信，顺理成章。

我们这一群还会通信的朋友，是可以论作笔友的。未曾分离的时候，我们还太过年轻，而自由散漫的时间也被课程割剐得太过零碎，不懂得也没有多少机会专心地聆听。因而想要让对方乖乖地知晓自己的心意，便会备上一两张演算纸，在自习课上写下若干段话，你来我往，恰是将紧张的学习中的点滴时间用上。当然，我们是会被贴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哦，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标签的。可是通信并非上世纪任何一个年代的产物，鱼书雁字，尺素寸笺，考究其起源，追溯其发展并不是我想着墨的，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情感——久未谋面的友人，我想为你写封信。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一定不解 ，何必写信？是啊，何必写信，移动已声称覆盖全国，相信公用 WiFi 普及也是指日可待。你的手指拨动几下，就能搭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友人的线，打字聊天。打字聊天不尽兴？试试语音通话！语音通话不够嗨？视频功能上线啦！你看，他们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兜里，何时想念，何时掏出来。写信？且不说提笔忘字的茬，数小时的苦心孤诣，数天的漂泊不定，数周才能得到回音，数月方能进行一个回合，何必。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些哑然了，似乎有所辩解也难逃矫情。

思来想去浮现在脑海里的竟然是最近过去的这一个年，过罢年才听闻大家都说没有年味了。然而一吸鼻子，酥肉丸子躺在烩菜里翻滚出浓郁的香味、伴着小孩儿兴奋而又促狭叫喊声的硝烟味、未上过身下过水的衣服的“新味”等等一样没少，那怎么“年”味就没了呢？

想来应该是这些味道对大家来说，不再是“年”的特权，寻常可得，当打上“年”的标签被呈到面前时，也是让人兴致颓然。

至此，写信的理由已经跃然纸上。是的，你打开通讯录揿动两下，你的友人的号码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不仅如此，你还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拥有他的 QQ、人人、陌陌、微信微博甚至 MSN。然而又如何？收件箱朋友的真挚问候湮没在一堆群发连发件人什么模样都想不起来的毫无意义的“祝福”中，朋友圈微博下拉之后弹出的除了“震惊！„„竟是„„！”“秒杀！手慢就没有了！”“最右神补刀→\_→”等一些纯粹浪费阅读量的广告、段子，你真正感到欢欣鼓舞的、切肤之痛的又有什么？承认吧，你能拥有的友人的号码，任何陌生人都能拥有，同样的，友人那里，你也是同一群陌生人一起分享一个最多不过砖头大小的电子屏。你说朋友们渐行渐远，可你除了点个赞评个顶保持个队形又做了些什么？还在以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熟练掌握各种社交软件各种软件社交的技艺而自夸吗？哪天情侣之间吵了架，翻遍通讯录怕是不如摇一个陌生人能敞开心扉吧！

所以，久未谋面的友人，我想为你写封信，我想与你分享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喜乐和烦忧，我想为你写封信，上面只写有关我们的回忆：旁人看来莫名的微笑和神伤，久未谋面的友人，我想为你写封信，这封信独一无二唯你可享，上面歪歪曲曲的字体就是我活灵活现的表情，无论你何时翻阅都能逗你开颜展眉。所以，久未谋面的友人，请让我为你写封信，我不需要想念你的时候就立刻让你知道，不只是因为这想念从未稍纵即逝，也因为我不想因这想念频仍而变得廉价。一颗珍珠会因许多颗珍珠而贬值。所以我要将我的思念连缀成串，成衣，这样哪怕是由砾石编织，里边的每一颗也都将价值连城。久未谋面的友人，请让我为你写封信，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如山的呈堂证供，无论内容如何波澜不惊都是亲口说出的自白一往深情。朋友，只要我的笔还不秃，还有余财做邮资，我就会为远方的你写下去，无论是活在唐宋元明请，还是二十一二十二世纪，只要我们不能召彼此之即来促膝长谈，想对你说的话就会落在纸上生根发芽永不被雨打风吹去！

我最亲爱的友人，我想为你写封信，现在窗外下着小雨，而有一天我们终会老去。到那时，所有的财富都比不上累累的回忆。